

郎朗彈巴赫

自從三年前重回環球唱片公司，郎朗一直在醞釀灌錄巴赫《哥德堡變奏曲》。專輯於本月初全球發行，宣傳不少，也引來樂迷頗為兩極的評論。有人認為這位中國著名鋼琴家的首張巴赫專輯盡顯個性，讓人耳目一新；也有人認為過於鮮明個性反而沖淡巴赫的意味。

「這哪裏是巴赫？分明是郎朗！」不久前的一次視頻電話訪問中，我問郎朗是否擔心自己灌錄巴赫的這部傳世名作，會招致某些保守樂迷的質疑甚至抨擊：「郎朗還是彈拉赫曼尼諾夫或是普羅高菲夫吧。他哪裏懂得巴赫？」這位三十八歲的鋼琴家對此顯然心知肚明。「所以我要認真研究啊。不然沒有說服力。」

任何一位鋼琴家，不論技巧如何、閱歷如何，面對巴赫《哥德堡變奏曲》，總不免慎之又慎。與那些炫技的練習曲或華麗舞曲不同，巴赫晚年寫下的這部變奏曲，通常被後世鋼琴家視作值得花費畢生時間研習並思考的偉大作品。加拿大傳奇鋼琴家古爾德（Glenn Gould，一九三二至一九八二），尤其以演奏此曲著稱。數年前我在多倫多讀書時，曾在某個初冬午後前往他的墓地參觀。墓碑小小，並不顯眼，除了古爾德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外，只有半行樂譜，正是《哥德堡變奏曲》前三小節。

古爾德演奏的兩個版本，尤其為人津津樂道。先是他二十二歲青春正盛時的錄音，再是去世前一年的演繹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，後者比前者，慢了整整十三分鐘。快慢緩急之間，絕非無心之舉，而是鋼琴家數十年潛沉思索的結果。郎朗告訴我，他最早接觸巴赫這部偉大作品，正是從古爾德留下的這些唱片中。

這部包含三十個變奏的作品在巴赫去世後，被埋沒超過半世紀，直到一九三一年波蘭大鍵琴家蘭道美絲卡推出唱片，才終於重見天日，成為後世鋼琴家常演常新的經典。每每談及此曲，演奏者與樂迷通常用上敬重尊崇的語氣，彷彿此曲天生與那些炫技華麗的鋼琴作品不同，承載的是關乎生命與永恆的、形而上的哲思。

久處神壇，不免疲累。其實，作曲家留在該曲譜面上的標示不多，演奏者完全可以自在發揮。只不過，大家聽慣深沉內斂的版本，驀地聽到郎朗那些歡愉裝飾音、浪漫派的演繹方法，以及眾多自由速度（rubato）時，自然會頗不習慣。但，我們是否可以篤定堅稱：只有古爾德或是尼古拉耶娃或是佩雷西亞的版本，才是「正統」呢？

巴赫在兩百多年前創作音樂時，廣納德、法、意等國音樂風格，融合貫通之後，方才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如果我們憑一位鋼琴家的性格或演奏時的表象，就斷定他適合或不適合演奏某一類型的作品，一來不免框限了自己的視野，二來也恐怕與巴赫當年創作詞曲的初衷相去甚遠吧。

中國三大男高音 津門高歌



市井萬象

九月十五日晚，中國三大男高音全球巡演天津音樂會，在天津大劇院戶外親水平台劇場舉辦。戴玉強、莫華倫、魏松攜手保利天歌節日交響樂團，為津門觀眾唱響了多首耳熟能詳的中外名曲。

中新社



英國抗疫為何如此艱難？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平靜了一段時間的英國疫情再次亮起紅燈，最近接連幾日每天確診人數超過三千宗，是八月時平均數的三倍，用醫學專家的話說，還沒等到秋冬季病毒大爆發，新一輪疫情便已捲土重來，英國現正處於失控邊緣，全國可能隨時「淪陷」。

英國的疫情為何出現大反彈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就不得不追溯一下英國的抗疫歷程，從三月份疫情爆發進行封鎖，到七、八月份趨於平穩後解封，再到九月份大反彈後重新封鎖，表面上看，英國抗疫之路並無異常，但實際上從官方到民間卻體現出濃重的「英國特色」，不僅讓抗疫大打折扣，也為疫情反撲埋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。

先從官方來看，第一大「特色」是佛系抗疫，「群體免疫」。由於約翰遜政府對疫情存在嚴重輕敵和誤判，因而聽從了醫學顧問的無為而治抗疫政策，約翰遜本人不僅宣揚只要按唱兩遍「生日快樂歌」的速度勤洗手就能防疫，他還主動與確診患者握手拍照，以示洗手後便能「百毒不侵」，結果他不幸成為全球第一個中招的國家元首，鬼門關前走一遭。

第二大「特色」就是抗疫後知後覺，凡事慢半拍。當時醫學界分析認為，與疫情重災區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相比，英國的確診人數和死亡率均滯後一個月，也就是說，英國二月份的疫情僅相當於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月份的程度，若提早採取措施，疫情將大為緩解。但約翰遜政府在輕敵思想之下不為所動，直至帝國理工學院科研模型顯示，「群體免疫」政策或導致二十五萬英國人死亡，當局才於三月二十三日緊急實施「居家令」，而此時感染者已接近十萬人，上千人被奪去生命，更嚴重的是病毒已在社會大範圍擴散。

英國政府對多國行之有效的檢測也不屑一顧。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總幹事譚德塞三月中旬便提出，要檢測每一個疑似病例，如果呈陽性就要將他們隔離，因此必須「檢測、檢測、再檢測」。儘管事後證明檢測非常重要，但約翰遜政府無動於衷，甚至連一線醫護人員的檢測也不能保證，結果令疫情如開閘的洪水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第三大「特色」是國家不伸手，百姓靠自救。英國人一直引以為傲的全民

免費醫療體系「國民保健服務」（NHS），卻因疫情而不堪重負，基本處於癱瘓狀態。在二月底時，英國政府曾公布了NHS專線電話111，聲稱發現疑似徵狀，立即撥打該電話尋求隔離和醫治，但隨著求助人數幾何式飆升，當局隨即轉變了策略，表示NHS只救治確診患者，如有疑似徵狀，先自行在家裏隔離七天，希望以此篩查普遍的感冒發燒，從而減輕醫院壓力，但問題是若有人真要中招，不及時救治的話，七天之後恐怕早已一命嗚呼。有媒體就披露，一些中招的老人就是在家沒人理，送院時已經不治，因此輿論批評政府讓老百姓自生自滅，能否活下來全看誰的命大。

事實上，號稱世界上數一數二的NHS在疫情前不堪一擊，英國政府負有直接責任。從卡梅倫執政開始，當局實施多年的緊縮政策，導致NHS預算遭大幅削減，資金缺口達到天文數字，醫護人員嚴重流失，每年有超過五十萬起醫療事故，加上近年醫療機構又被不斷私有化，NHS可謂千瘡百孔。在疫情爆發時，英國全國只有一萬九千張病床、五百六十張ICU，即使徵用了私人機構的八千個床位，仍然是杯水車薪，水平是歐美國家最低。

最後一個「特色」是在寧要經濟，不要命。英國在經歷封城之後，二季度GDP增長暴跌百分之二十點四，當局未等疫情受控便急急匆匆恢復經濟活動，約翰遜坦言，若疫情重新來過，他絕對不會選擇封城，保經濟的急切之情溢於言表。不久前政府更推出餐廳堂食半價活動，即國家補貼一半的開支以鼓勵民眾消費，結果是到處人頭攢動，令政府規定的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形同虛設。

至於民間方面，第一個「特色」是

戴口罩，毋寧死。即使在疫情最嚴重時期，在英國的大街小巷依然很少能見到有人戴口罩，當地的習慣是只有病人才會戴口罩，不僅自己不戴，看見別人戴還會投來異樣眼光，輕則發生口角，重則拳腳相向。坊間還流傳另一種說法，認為英國政府口罩物資不足，從開始便不敢公開提倡，以免重蹈搶麵粉、搶廁紙的覆轍，直至七月份全球口罩供應充裕後，才要求甚至強制民眾戴口罩，並且在地鐵站出入口安排警察，對於違反規定者罰款一百鎊，即大約一千港元。

第二個「特色」是我行我素，任逍遙。儘管英國政府推出限聚令等防疫措施，但群體派對活動隨處可見，旅遊熱點的度假村和海灘上更是人山人海，當局只能通過媒體公開呼籲人們盡可能地保持社交距離。

第三個「特色」是只信自己，不信政府。雖然疫情席捲全球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但迄今仍有一部分人堅持相信疫情是政治陰謀或是一惡作劇，他們反對防疫措施，也反對注射疫苗，認為這是微軟創辦人蓋茨的一個驚世大陰謀，企圖利用疫苗接種植入追蹤芯片，從而控制全球人類，他們今年已經舉辦了多場示威遊行，標語圖文並茂地揭露「陰謀論」，彷彿生活在另一個平行世界。

說回英國疫情的反彈，在經過了大半年的抗疫之後，雖說從官方到民間發生了不少變化，但或多或少仍保持了上述一些「特色」，比如英國政府仍不惜代價保經濟，仍做不到全民檢測，民間同樣依然如故，讓政府唱獨角戲，這些都注定了抗疫的艱難。最有趣的是，約翰遜把新一輪大規模檢測計劃稱為「登月行動」（Operation Moonshot），簡直名副其實，想要完成任務難如登天。



▲威爾士街頭張貼的「請戴口罩」海報

路透社

新手上路

臨近傍晚時分，我去攀岩館接女兒，車子開到館前，她已經等着了。我很自然地下車，換到副駕駛的位置上，女兒則坐到了方向盤前。這個現在於我們而言已經是心照不宣的約定——只要女兒在，那麼一定是她開車。

女兒去年秋天未滿十七歲時去駕校報名學車，理論考試很快通過，在即將參加路考的時候卻因為騎馬摔斷了左手，手術過後八個星期不能握方向盤，然後又遇上疫情，駕校停課……等她終於拿到駕照已是今年五月份了。這當然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，當時距離她的十八歲生日還有半年，也就是說我們還可以陪伴她開好一陣車，按照德國的規定，青少年雖然十六歲就可以開始考駕照，但是在十八歲之前不能單獨上路，必須有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的陪伴才行，我認為這是一項謹慎明智的舉措，特別在她開了幾次車之後就更覺得如此。

女兒是個不折不扣的汽車迷，每有車展必去，對各種型號的車，尤其是賽車瞭如指掌，去年更是在漢堡的德國頂尖的《汽車雜誌》做了兩個星期實習。那段時間裏，她幾乎每天都和同事去測試各種還未正式上市的新車，經常時速二百多公里在高速公路上演習……作為母親，我聽到這些會



人生在線
林中洋

有怎樣的反應可想而知。現在她可以自己開車了，在城市裏人多的地方她倒是小心翼翼，但是一旦上了高速，她就像魚兒游進了海洋，熟練地起車，根本不像個剛拿到駕照不久的新手，我只好拜託她開得慢一點，怕小心臟受不了，她就會嫌我大驚小怪。每次回到家，我都慶幸自己又活着回來了，因為竟然既沒有被她嚇死，也沒有被她氣死。

雖說年少難免輕狂，作為大人要給孩子試錯的機會，但是有些錯犯一次就沒有下回了，我怎麼能瀟灑得起來。現在距離女兒的十八歲生日還有不到兩個月，我們曾想送她一輛汽車作為生日禮物，可一想到那她就可以不打招呼隨時開車出門了，我就心裏打鼓，還是讓她先開我的車吧，至少她在用之前得經過我的同意。

夏天的時候，我們去東南部度假，來回一千多公里，都是女兒開車，她和她爸爸坐前面，我和兒子坐後面，剛出發時我緊張得不行了，後來好像忽然想開了，其實女兒並不是一個沒數的人，我應該信任她才對，開車當然是件有風險的事，但世界上什麼事情是絕對安全的呢，如果時時事事都擔心，那還不得被焦慮折磨到無法生活，我們至少還能有機會陪伴她積累經驗，這已經是幸事了。

紫砂壺的懷念



客居人語
姚居

晚飯後，我照例拿出功夫茶具，準備沖泡。

母親生前曾笑稱，我和她一樣，愛喝功夫茶。以前我和內子到唐人街老人大廈探望母親，她都會先在小桌子上擺好紫砂茶壺、三個潔白的小瓷杯。一進門，水正開。我馬上動手沖泡，大家先喝上兩三巡，齒頰留香，然後才打開話匣子。可惜現在，她已離開十二個年頭了。今年，是她誕辰一百周年。我如今使用的紫砂茶壺，正是她傳給我的。

年幼時家庭遭受突而其來的災難，我從小與母親分離。來加拿大後，我曾問她關於家難的事，她只淡淡應了一句：「過去的事，提它做什麼？」從此，在她面前，我把這個話題列為「禁區」，不再觸碰她心靈的傷痛。不過，在故鄉從媽媽口中，我也知道一些。那是抗日戰爭勝利後，父親和一位商人朋友，帶了一批貨物，擠上從汕頭開往香港的第一艘輪船。不幸船在離港島不遠的海面失事起火，由於船艙擠滿了人，加上夜晚風高浪急，搶救艱難。不久，上百乘客連同熊熊火光都被茫茫大海吞沒

，只有少數人倖幸逃生。

就這樣，一位二十多歲的單親媽媽，要養大三個最大只有五歲的孩子，還有家婆，其艱難可想而知。有人勸母親把最小的女兒送走，減輕負擔，但她不肯，咬着牙外出找工做。日子實在難過，她終於離開故土，帶着大女兒，夥同一位結拜姐妹闖香港謀生，一頭扎進車衣廠。從此，生命中痛苦的分分秒秒，伴隨着車衣針高速起落的跳動，在人生地疏的異鄉展開苦難的一頁。

母親在香港打工，兩、三年後初步站穩腳跟。那時，孀孀已去世，母親託人把妹妹帶到身邊。我寄居在一位親戚家，直至上中學到學校住宿。在我離開母親至在加拿大母子團圓，這三十年間，我們只有三次短暫相聚。

記得上高一時，母親第一次來汕頭探望我。離別多年，我感到有點陌生。她問我，想不想跟她去香港？我搖搖頭。母親沉默片刻，眼睜睜望着我，隨後只說了一句：「好好讀書，生活費會按時寄來。」回想起來，當時拒絕母親的要求，一定使她很傷心，但苦難已把她磨

煉得能抵擋任何對心靈的衝擊。

再見到母親，是我結婚的時候。她笑得很舒心，還親自下廚炒幾個菜招待親友。姨媽含淚對母親說：「三個兒女都成家立業，你放下重擔了。」母親坦然道：「對得起良心，對得起祖宗！」我當時心頭一震。也許，正是這個樸實的傳統道德文化觀念，使母親克服一切艱難困苦，下決心把三個孩子撫養成人。後來，姐姐準備接母親去加拿大一起居住，她特地從香港回來看望我們。沒有多少言語，只囑咐道：「好好生活。」又抱抱小孫子，臉上流露出既高興又有點依依不捨的神情。

想不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們也移居加拿大。那時母親隨姐姐一家已搬到美國，可她毅然返加，與我們住在同一屋檐下。從此，母子真正團聚。剛滿一甲子的母親，身材瘦削，但腰板硬朗，人也變得健談。每每喝功夫茶，她喜歡問外面世界發生的事，有時也會像教導小孩子一樣，為我們講人生哲理。她反覆教誨：要自強，求人如吞三尺劍；要感恩，滴水之恩湧泉報；要助人，渴時一點如甘露……這是

她在浴火中的心靈感悟，授與子女的母愛心聲。

母親似乎在緩慢釋放長年積壓在胸的傷痛。有一年，她回香港，探訪以前的老鄰居、老工友，之後跟一位堂阿姐回內地遊玩，從汕頭到上海、北京，還與幾位多年未聯繫的父親的親戚會面。她老懷大慰，說，想看的地方看了，想見的人見了，了卻心願。

母親八十歲時，突然要我把父親那張唯一的一吋舊相片放大，裝在鏡框裏，和她以前的黑白半身像並列掛在牆上。到這時，我才明白，父親一直在她心裏，陰陽相隔半個多世紀，感情並沒有磨滅。母親八十八歲謝世。她離開前要我們把父親的名字一起刻在墓碑上。從此，兩個分開很久的靈魂，又結合在一起。

每當我拿起母親留下的紫砂茶壺，心中總有絲絲懷念。茶壺見證她——一個普通勞動婦女前半生的悲痛和奮鬥，浸滿了苦澀的淚水。而今，它泡出來的何止是茶的芳香，還有母親留下的溫馨……